

寫讀輔導叢刊·12

人民作家趙樹理

吳調公編寫



四聯出版社出版

爲讀輔導叢刊

第十二本

人民作家趙樹理

于在春主編

吳調公編寫

四聯出版社出版

· 內 容 提 要 ·

趙樹理同志，本是貧農的兒子，在黨的教育培養下，成了人民文藝傑出的作家。這裏說明他是從怎樣的鬥爭和考驗裏鍛鍊出來並且還在鍛鍊着的。懂得這些，對我們大有益處。

我們都愛讀他的作品。爲了讓大家能對這些作品了解得更深刻些，這裏還分別介紹了他的小說和說唱文學，談到這些作品的廣泛影響。

寫讀輔導叢刊 第十二本

開本：32

人民作家趙樹理

頁數：20

定價 1500 元 · 字數 21,000 字

主編者 ·	于	在	春
編寫者 ·	吳	調	公
印刷者 ·	大	華	印 刷 廠
出版者 ·	四	聯	出 版 社
	上海河南中路一三七號		
總發行 ·	通	聯	書 店
	上海九江路二九五號		

一九五四年三月印刷 一九五四年三月初一版

初一版印數 · 0001—3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六六號

敬愛的讀者同志們：

首先，要祝賀你們在文化學習戰線上的偉大勝利！

在這樣勝利之後，你們一定忙着要寫出那悶在心底的話，也一定看到好書就眼饞想讀。你們已經掌握了文字這工具，就初步有條件來讀來寫了。這套叢刊就是打算給大家指明寫作與閱讀的正確途徑和正確方法的。它要幫助你們一方面寫得更深刻、更愉快，另一方面讀得更透徹、更有滋味。它要不僅是有用的參考書，而且是有趣的通俗讀物。它要幫助你們把速成識字的成果鞏固起來。

為了達到這目的，我們要求自己：適當地選擇並且詳細地搜集編寫材料。我們要求：編寫得別出心裁，利用形象，利用故事或羣衆喜愛的其他形式，做到多樣化，引得起閱讀的興趣。我們嚴格要求：密切聯繫實際，編寫得深入淺出——淺出，就是貫徹通俗化，要讓速成識字剛結業的讀者拿到就能讀；深入，就是保證高度科學性，好讓讀者有問題要解決的不至於失望。

叢刊的每一本，將是一個專題的講解，或一本專書的分析，或一位專家的介紹。整套的內容，將包括：語文問題，語法，修辭，作法及個別體裁的作法，寫作指導理論，文學名著的能夠幫助欣賞的分析和評介，重要作家、特別是有鼓舞作用的工

農兵新作家的介紹，等等。

這是我們的計劃。

同志們，沒有你們的督促，我們深怕達不到目的，滿足不了要求，執行不了計劃。為工農兵服務，是我們繼續學習的方向。如果能編寫得叫廣大讀者滿意一些，我們將看做是自我改造前進了一步。請大家多多給我們幫助！不論是關於整套，或是對某一本，都希望隨時提出批評和建議。

讓咱們在祖國建設的莊嚴號召之下一同前進！

于在春 五一節，一九五三。

目 次

一	貧農的兒子.....	1
二	願做‘文攤文學家’.....	3
三	<u>太行山裏</u>	6
四	從全國文代到人民政協.....	10
五	到 <u>蘇聯</u> 去.....	14
六	工作和學習.....	16
七	小說作品的簡略介紹.....	20
八	說唱文學.....	26
九	作品的影響.....	30

一 貧農的兒子

小二黑結婚、登記、李有才板話等等的故事，在新中國，是沒有人不知道的，同時也是沒有人不喜愛的。提起這些故事，我們就會想起它的作者趙樹理同志。他是一位著名的人民作家。他的新鮮獨創的大眾化形式，叫他擁有廣大的讀者。



趙樹理是山西省沁水縣人。他的家庭是由中農下降的貧農。本來種着十來畝地。可是因為地上都帶着‘籠頭’(押地借債)，到期本利不齊，債主就要拿地管業，所以從他生下地到抗戰開始的三十年中間，他的家庭不斷地受着地主的威脅。地主老爺們用‘八當十’的高利貸逼得他的叔叔破了產，也逼得他在臘月天為躲避債主挨盡了風吹雨打，甚至幾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賣掉自己的妹妹。他嘗夠了舊中國的農民嘗夠了的

苦水。他是窮人，他是貧農的兒子，他懂得過去中國農民的一切苦難。

因為趙樹理從來過的是苦日子，全靠兩手來掙飯吃，所以從小就養成愛勞動的習慣。他勞動的技術很高明。他挑過炭，放過牛、驢，拾過糞，種過地，蓋過房子，刷過牆壁，……

有一件事實是很好的證明。在一九四六年間，新華社記者李普在太行解放區，會見了趙樹理，看見他正在做一項別人想不到的工作。他把一張草紙放到一碗菜湯裏浸濕了後，再貼到牆上去。李普問他這是做什麼，他回答說：“這兩天吃的青菜有一些澀味。我猜想，菜裏面說不定含着硝質。把紙放在湯裏浸一浸，看能不能變成一種較好的打火紙。”

這天中午，李普在他那裏吃了中飯。中飯，是他自己動手做的。生火，和麵，烙餅，一頓飯不過化了刻把鐘工夫就做好了。動作非常敏捷、熟練，使李普看了又佩服，又驚奇。李普問起他一些莊稼活，他說：“會的，這些我都做過。”最後，李普帶着羨慕的心情這樣稱讚道：“趙樹理真是一個富有生活經驗和生活能力的人。”

趙樹理雖是貧農的兒子，但從小就進了本村小學校讀書，後來又在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範學校初中畢業。他一向愛好文藝，早就寫過新詩和小說。

由於他在貧農的家庭中長大，在羣衆中長大，現實生活給了他豐富的教育，他很早就參加了革命。遠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他就和山西青年學生一道高喊‘打倒軍閥’；山西的軍閥就是閻錫山。不久，閻錫山掛起了‘革命軍’的招牌、大捉‘反革命’的共產黨。在閻匪的白色恐怖政策下，趙樹理不得不跑，跑來跑去，第二年還是被捕了。經過了受審、坐牢的磨折，出來以後，還是東奔西走。有時，靠寫點小文章來維持流浪生活。

趙樹理早年這種仇恨軍閥的思想和參加革命的行動，是他很早就種下了的反封建思想的生根發芽。這根芽的發生，自然又是靠了他嘗夠了的苦水灌溉的。

二 願做‘文攤文學家’

趙樹理從小生活在農村，他對農村生活知道得最清楚。他懂得農民愛些什麼、不愛些什麼。

在學生時代，他愛上過一些歐化的新文藝作品。他希望把這一些作品介紹給農民，他就想通過像他父親那樣的一個農村的知識份子，把新知識傳播開去。因此，在寒暑假回家時，他總要帶回一些他最崇拜的新小說、新雜誌之類，給他父親

看。照他猜想，他父親一定會高興接受的。可是結果呢，他父親對這一堆寶貝只是搖頭，無論他怎樣吹捧，他父親總是不感興趣。

後來，他從牢獄裏出來，一面和文藝青年來往，一面和農村的老百姓接觸着。他從這兩方面的文化生活對比上有了初步的認識。他看出了當時新文藝還是停留在少數知識份子中間，廣大人民是和新文藝沒有緣份的。他們不喜愛這些東西，他們最歡喜的還是那些封建、迷信、武俠、淫蕩的讀物。

他發覺，新文學的圈子狹小得可憐。少數讀文章的人學着寫這一類文章；等到他們登上文壇，寫出文章，又有少數新的讀者來學寫；後來漸漸地，這少數新讀者又走上文壇了。極少數人轉來轉去，搞出來的老是這一套名堂。趙樹理把這叫做‘文壇的循環’，把這類文章叫做‘文壇文學’。他說過：“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裏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願。”

為了實現這志願，一九三三年，他在太谷當教員時就曾經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題目叫盤龍峪。這部小說寫的是農民和封建勢力鬥爭的故事。形式是大眾化的，適合於農民閱讀。

原來計劃寫二十萬字左右，可是這計劃並沒有完成，寫到十萬字就擱筆了。這部小說是向封建勢力開砲的，那時的報紙，都抓在封建頭子手裏，他們自然是不會讓這種作品發表的。趙樹理那時原也辦着一個小型的報紙，他也想就在這報上刊登，可是篇幅太小，每天登不了多少，刊登的時間要拉得很長。他又想交給書店出版，可是書店要他付出大押金，他又付不起。他只有把這部‘為百分之九十羣衆寫的’小說暫時擱了下來。

一時的挫折並不能打消他為羣衆服務的志願。提倡給農民寫東西，提倡寫通俗化的新文藝，是他決心要努力的。他走出牢獄後，就做小學教師，可是，為羣衆寫作的計劃，並沒有一天放棄。他始終注意通俗化。他擅長用民間文藝的形式，寫出新鮮風格的、為農民大衆喜聞樂見的作品。要寫這種作品，作者本身就必須懂得民間藝術。他正是具備這個條件的。

在這一個時期中，他寫了一些通俗化小說，也寫了不少的快板、小戲，在小型報紙副刊上發表過，又在街頭、劇場上演出過。藝術性比較高、同時也是他自己認為比較下過工夫的作品，是一篇有韻小劇打倒漢奸。這是他一九三六年在山西寫成的。這一種有韻小劇又叫‘書冒體’，是山西東南部說鼓詞的藝人們放在正書之前的開場閒話的一種。這裏，可以看出他對地方戲曲是有研究的。

他不只是用文字創作，而且也能進行口頭創作。講笑話、說故事是他拿手的。有時，配合着樂器，一會兒唱，一會兒說，在會場上表演一番，逗得農民個個合不攏嘴。從故事和笑話中，他宣傳了一篇大道理。他的宣傳方式不是生硬的，他巧妙地利用了舊形式，而又突破了舊形式，創造了新形式。雖然這時期的作品還沒有一九四三年以後的成熟，可是，民族藝術傳統的批判吸收的原則，他是已經初步掌握了。

從流浪到教書，到寫文章、編報紙，是他這一個時期的生活內容。奪取封建文化陣地，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擠進笑林廣記、七俠五義堆裏去，是他的迫切的希望。

三 太行山裏

抗日戰爭發生以後不久，趙樹理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工作。

一九三八年間，他當過四十天區長，做的是動員羣衆、組織羣衆抗日自衛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的春天，他進了華北新華日報館，在校對科工作。當時，這個報館設在太行山武鄉縣的一個小山莊上。

這時正是抗戰的艱苦時期，報館的設備是很簡陋的。校對科房間很小，屋頂很矮。因為他身材較長，坐下來時，頭頂離屋頂就只有二尺多高。一個土炕佔了半間屋子。地下擺了兩張方凳子，客人多了便只好在炕沿上坐。窗口是開在炕上的，地下沒有地方放桌子，他便把一張小桌放在炕上，窗口太低，桌面上只能得到從桌子下邊射來的一點點亮光。

太行山裏的氣候又是很寒冷的。他身體不怎麼好，特別怕冷。每年秋天，人們穿夾衣的時候，他便得穿上棉衣了。在冬天，領導上特別多發給他兩斤木炭。

他的生活十分刻苦。為了神聖的抗戰工作，為了文藝為羣衆服務的志願，他在太行山裏一直埋頭苦幹着。他那革命的樂觀精神從來就很強。他始終是一個愉快的人。他到了哪裏，哪裏便有笑聲。

一九四二年，他的主要工作是編一種給敵佔區同胞看的通俗小報——中國人。（原是鉛印，後來改為石印。）他是編輯，又是作者，每期要寫各種樣式的文章：通俗言論、小說、詩歌、話劇、唱劇、活報、快板、諷刺笑話、等等。還要算字數，排版樣；還要在石印藥紙上寫好各種字體的標題，畫小插圖和題頭畫，細心地描繪各種圖案花線；還要負責校對。他的工作雖然很忙，可是做起來還是挺認真。這小報得到敵佔區人民的喜

愛，表現出很好的成績，這自然是他努力工作的結果。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趙樹理更加認清了文藝工作的正確方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他有了新的巨大的成就。他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第一個獻出小說的人。他的小二黑結婚顯明地表現了新的人民文學的特點。

小二黑結婚是他的成名作，是一九四二年動手、一九四三年五月寫成的。他醞釀着這篇小說題材的時候，正是敵人大‘掃蕩’、文化機關分散到山裏的時候。

有一次，他到遼縣（現在是左權縣）政府駐地的村子裏去。一個姓岳的老頭來告狀，說他那在村裏做民兵小隊長的姪兒岳冬至被人害死了。經趙樹理訪察，才知道岳冬至是一個好青年，不滿意父親給他養的童養媳，跟一個叫智英祥的閨女戀愛上了。智英祥的母親是個信‘道’的女人。已經結過婚的村長（農富的兒子）和青救會祕書也都追求智英祥，可是都被她拒絕了。村長懷恨在心，串通了幾個幹部，用‘腐化’的罪名鬥爭岳冬至，就把他毒打死了。

在處理這個案件過程中，在處理之後，趙樹理到這村子去過兩次。不但調查了出事的這個村子，另外還了解了其他的村子。結果，他認為這不幸事件是封建習慣造成的。他看出當時農村封建思想還很濃厚，不但地主衛護封建，就是一些農

民也如此。他掌握了這個題材，執行反封建的任務，就寫下了這篇小說。為了明確地指出革命的光明遠景，他把發生在當時的原來的悲慘結局，改寫成了大團圓。

董均倫趙樹理怎樣處理‘小二黑結婚’的材料那篇最後說：“趙樹理自己認為這篇小說不足的地方，是當時沒有發現村長的父親是那地方原來的統治者，叫他孩子當村長不過是名義，實權還在他手，跟其他的地主政權差不多。不過，趙樹理說，他很久以後才發現了這一點，如果發現得早的話，全盤的佈置就要另做一番打算，可以完全與現在這個作品不同。”雖說這樣，這篇小說的反封建的意義還是很強的。

小二黑結婚發表之前，原稿給彭德懷副總司令看到了，他給了這篇小說很高的評價，親筆題了字：“像這樣經過調查研究深入羣衆的作品，還不多見。”後來，這篇小說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接着，又印成單行本，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趙樹理的名子，轟動了整個解放區。

接着，為了揭露封建勢力的罪惡，並鼓勵羣衆鬥爭情緒，他又把農民與地主之間複雜鬥爭的事件寫成了獨創一格的李有才板話。不久，又用同樣的主題寫下了中篇李家莊的變遷。寫這中篇的時候，正是日本宣佈投降的那一年冬天。為了寫這部小說，他辛勤地工作着，每天都要到深夜才睡覺。太行山

裏的冬天很冷，他的房間裏安放着一個破瓦盆，上面架着兩塊木炭火，就靠着這點溫暖，盤膝坐在炕上寫下去，有時不知不覺寫到天亮。

有一天黎明，跟他同住的工作同志楊俊剛醒轉來，聽到打哆嗦的聲音，很奇怪，伸手摸一摸他的被，被子空着。房頂反射着一點暗紅的火光。楊俊問：“趙同志，你病了嗎？”“不是。”“那是怎麼回事呢？”“沒事！你睡吧。我每天這樣，雞叫前後，冷得不能睡了，我就烤火。”楊俊穿起衣服來一看，地上生了一堆小火，他就在那三四塊木炭上烤着。

趙樹理就是用這樣艱苦的精神來堅持他的工作的。

四 從全國文代到人民政協

一九四八年間，趙樹理做過八個月的土地改革工作。

這年冬天，他回到故鄉沁水過年，住了兩個月。他為了深切地體驗農村生活，了解農村的新生的景象，逐戶地訪問了本村鄰居共五十二戶，拜訪了六戶親屬。在這次訪問中，他有了一些收穫。因為他和農村的羣衆很熟悉，關係搞得很好，他為人又素來和藹可親，羣衆就把十年來情況的變化毫無保留

地供給了他。可惜這地區在抗日時期是個沒有軍事意義的接敵區，地方幹部對這裏照顧較少，新的力量還沒有很好地成長起來。因此，他吸取新的創作養料的計劃沒有能全部實現。

一九四九年，天津、北京先後解放。趙樹理在黨的領導下，隨着新大眾報來到了北京。這報紙離開了農村來到城市，為適應城市需要，改做工人報。他就留下來給這報紙做記者。

這時，大批華北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北京，不久，許多長期在蔣匪幫統治區艱苦奮鬥的文藝工作者也陸續地來了，再加上原來在北京堅持着的文藝工作者，這就形成了中國新文藝大軍第一批的大會合。趙樹理就是這次大會師中的一員健將。

三月二十二日，華北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和華北文協舉行招待在京文藝界的茶會，郭沫若同志在會上提議：發起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以便成立新的全國性的文學藝術界的組織。全體到會的文藝工作者都表示贊成。就由原全國文協在京理、監事和華北文協理事聯席會議產生了一個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全國文代大會。籌備委員四十二人，趙樹理是其中的一位。

六月底，文代大會開幕的前夕，各地來的代表們在中南海開了一個會，趙樹理以平津代表第一團代表之一的資格參加